

# 谣言这东西

解读斯芬克思

傅腾霄 主编 夏明钊 著 海天出版社



谣言这东西

解读斯芬克思

傅腾霄 主编 夏明钊 著

海天

子学院图书馆

912.69

解读斯芬克思

# 谣言这东西

傅腾霄<sup>560</sup>主编

夏明钊 著

深圳·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谣言这东西/夏明钊著. - 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5  
(解读斯芬克思/傅腾霄主编)  
ISBN 7-80615-980-0

I. 谣… II. 夏… III. ①谎言②人间关系-通俗读物 IV.  
C912.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7175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杨宏英 封面设计:王晓珊

责任技编:卢志贵

深圳建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1999年6月第1版 1999年6月1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6

字数:120千 印数:1-5000册

定价:9.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解读斯芬克思

## ——代序

傅腾霄

这是一套关于人性问题的系列丛书

作为高等动物的人，是充满着神奇、美妙和复杂的色彩的。而人性，正来源于人本身。许多伟大的哲人和文豪，面对着极为丰富的人性，时常慨叹不已。我想起了一位世界最杰出的小提琴演奏家和一个普通的日本打工仔之间的动人故事。

当这位世界最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家到日本举行音乐演奏会时，他在一个最普通的座席上看见了一位穷困的日本青年。于是走上前去，轻轻地问了一声：“你需要什么帮助吗？”这位贫穷的日本青年只提了一个要求：“我想再听一遍您的演奏”。十分激动的小提琴演奏家在又演奏了一段乐曲之后，把自己心爱的小提琴送给了这位日本青年。时间过得飞快，三十年之后，这位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再度到日本演出，他想起了那位普通的日本青年。几经

周折，终于打听到当年的那位日本青年，早已步入中年，成为日本一家慈善机构的职工。当这位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再度与那位日本朋友相见时，他禁不住又轻轻地问了一句：“您需要什么帮助吗？”而这位经过三十年岁月洗礼，依然并不富裕的日本朋友面对着眼前的世界名人，还是那句当年他说过的话：“我想再听一遍您的演奏。”这位知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已经知道，在三十年的岁月里，不知这位日本朋友遇到了多大的困难，不知多少人出重金购买他赠给这位日本朋友的心爱的小提琴，但都未能打动他朋友的心。于是，感慨万千的小提琴演奏家，重又拿起已经显得陈旧的那把小提琴，再度演奏了一曲无比动人的乐曲。

罗曼·罗兰曾在他写的《贝多芬传》中说过：“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那位普通的日本朋友，并不富裕，也没有十分高深的学问，但却有着伟大的品格。这种品格，就在于无一丝贪婪之心，而充满着对美、对艺术的令人极为感动的神往。这使我们想到克雷洛夫说过的一段话：“埋在底层的人才真正值得敬重，他一辈子辛勤，一辈子奔忙，不求声誉和光荣，只有一种思想给他鼓动，为公众利益而劳动。”这位日本人士所表现出来的伟大品格正是人性美的最形象的说明。

然而人性并非仅有美的一面。很久以前，我们的前人就有了关于人性的“性本善”和“性本恶”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而有人却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各种争论，早在先秦时期的孟子和荀子之间就开始了。此后，又差不多争论了几千年。在西方国家，却认为人是有“原罪”的，所以人要忏悔，要靠“上帝”来拯救。其实，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马克思语），既有可能性善，

又有可能性恶。因为在人的身上，既有“人性”，又有“兽性”。前者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的“社会性”，而后者，则是人的“动物性”。在人的身上，既有美好的东西，又有着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弱点。人的学习、修养、锻炼和自律等等，都是为了提高“人性”的素质，以便克服其“性恶”的一面。而整个法治社会，特别是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则更是对人性的“扬善惩恶”，提供了最好的环境。

除了前文所说的，人们对美和艺术的神往之外，像崇高、英勇、奉献以及爱心等等，都是人性之中的闪光的东西，正是这些闪光的人性才把人类世界装扮得如此美好。然而另一方面，人性之中又确有不少丑恶的东西。像造谣、嫉妒、中伤、陷害、背信弃义等等。我们鞭挞这些丑恶的东西，正是为了杜绝和消灭它们。

《解读司芬克斯之谜》这套系列丛书，以丰富的事例，通过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和文学等学科的综合运用，着眼于现实人生，针对着中国的国情和民情，不但对谣言这些人性弱点作了全方位的深刻剖析，而且还论述了与之相斗争的种种有效的方法。读后使人耳目一新。像这样集中而全面地探讨的著作，目前尚不多见。应当说，这套系列丛书，就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对广大读者的极有意义的奉献。

深切理解中国的伟大作家鲁迅先生，曾在黑暗的旧中国发出过这样的哀叹：“中国本来是撒谎国和造谣国的联邦”。并沉重地指出：“百年前比现在好，千年前比百年前好，万年前比千年前好……”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鲁迅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已经作出了“改造国民性”和“救救孩子”的呐喊。但在当时的中国，鲁迅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此艰巨的任务，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

的大好形势下,方才有可能逐步完成。编写这一套丛书,正是从鞭挞丑恶这一新的角度,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作出独特的贡献。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曾谆谆告诫我们:“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我们真诚的希望:这套关于人性问题的系列丛书在促进“国民素质的提高”这个宏伟目标方面,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俄国的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初期回忆》中曾经说过:“人生不是一种享乐,而是一桩十分沉重的工作。”这使我们想到美国哈佛大学校门的一段话:“为增长智慧走进来,为服务祖国和同胞走出去。”托尔斯泰所说的“沉重”,哈佛大学要求它的学子们能“服务”社会,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它要求人们:不但要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自身的主观世界。因此,重视和完善对人的德育教育,尤其在青少年时代的德育教育,就显得特别重要。已经有专家指出,为了加强德育教育,应当把对人的个性心理素质教育的内容也融化到德育的内容体系之中,这对人性的完美似更有意义。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曾说过:“一个人做了这样或那样一件合乎伦理的事,还不能说他是有德的,只有这种行为方式成为他性格中的固定要求时,他才可以说是有德的”。本世纪最有影响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曾把人的心智成长过程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本我”。即没有人我的分别,也没有是非观念,一切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中心。因此这一阶段的人不受任何情绪的约束,其表现行为是“无律”。第二阶段则是“自我”。已经感觉到自己和别人的存在,逐渐产生是非善恶的观念。但这一阶段的

占有意识强烈，常有排他行为，所以必须接受各种规范和约束，其表现行为是“他律”。第三阶段是“超我”，能超越自我而观察问题，明辨是非利害，产生道德意识，知道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所表现的道德行为是“自律”。我们所说的改造自身的主观世界，就是要让人从“无律”、“他律”，走向“自律”。当然，我所讲的“自律”，具有更加明确的规范，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和内涵，它所要求人们的道理和所恪守的真谛，都有着新的革命的内容。处于“自律”这种最佳状态的人，应当说也就是人性最为美好的人。所有那些莎士比亚对人的赞美的颂词，用在他们身上是最为恰切了。而所有那些谣言、嫉妒之类的恶行，自然必将会逃遁得无影无踪。

我与本丛书首先推出的两本书的作者夏明钊兄，相识甚久。早在大学读书时期，有关人性问题的探讨，便常是我们彼此颇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岁月匆匆，这些话题的讨论，一下子贯穿过了人生的青年和中年期。令人欣慰的是，明钊兄把他的高见，伸纸染翰，蒸成了锦绣之文。又有海天出版社编辑杨宏英女士，慧眼识珠，将明钊兄的成果，化成了该社的选题和丛书，我感到十分高兴。借此机会，谨向海天出版社，以及所有关心这套丛书出版的人士表示深切的谢忱。并盼这套丛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厚爱和指教。是为序。

1999. 3. 28 日于深圳大学师范学院综合楼



# 目 录

- |     |      |                                    |
|-----|------|------------------------------------|
| 1   | 第一章  | 警惕!你身边的隐形杀手……                      |
| 16  | 第二章  | 请看!一代伟人鲁迅,是怎样在谣言<br>这把魔刀之下挣扎了一生的…… |
| 33  | 第三章  | 哪些人容易成为造谣对象?                       |
| 46  | 第四章  | 哪些人爱造别人的谣言?                        |
| 62  | 第五章  | 哪些人容易信谣和传谣?                        |
| 78  | 第六章  | 谣言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上)                  |
| 93  | 第七章  | 谣言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下)                  |
| 109 | 第八章  | 滋生谣言的土壤和温床(上)                      |
| 123 | 第九章  | 滋生谣言的土壤和温床(下)                      |
| 138 | 第十章  | 谣言的克星(上)                           |
| 157 | 第十一章 | 谣言的克星(下)                           |
| 170 | 第十二章 | 抒情的总结:人生的暴风雨<br>和精神升华……            |



## 第一章

### 警惕!你身边的隐形杀手……

朋友,在这样深秋的夜里,嘈杂的市声已经隐去,万籁渐趋于静寂,我的这颗心呀,却怎么也难以平静下来:既愤懑,又悲哀,而且有着一种莫可名状的沉重。是的,难以平静!因为当我独对孤灯,拿起笔,刚要写下第一行字的时候,朋友,我便想到了你,我亲爱的读者,我想象着你可能是怎样的一个人。在书架林立的书店里,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你不无惊讶地发现了这本书——也许你曾急切地寻找过它,却遍求书坊而不得——,于是匆匆翻阅目录,心也同时快速地跳动了起来;我想:你也许是位美丽的年轻女性,眼下正遭逢着某种恶毒的谣言,你眼周围那圈淡淡的黑影,便是你度过不眠之夜的明证。你也许是位事业有成的中年男子,当前却为谣言所苦,你感到你已陷入了无力自拔的困境,很希望找到一种彻底解决的办法。你,我亲爱的读者,也许是一位已年届花甲





的老人，在你生命的途中，走过曲曲折折的道路，历经过大大小小的坎坷，但最使你刻骨铭心的，是你曾经遭遇过的无耻的谣言，它极大地玷污了你的品格，损毁了你的名誉，摧残了你的自尊，戕害了你的心灵；而一些你鄙视的人对你却不屑一顾，一些明摆着灵魂很肮脏的家伙也公然可以在你面前啐唾沫，三姑六婆类的市井女人也居然在你背后指指戳戳；谣言使你同故人疏远了，同人群疏远了，同现实人生疏远了，而且使你至今不能走出谣言的阴影……当一个人已经进入老境，日甚一日地感觉到死亡君临的时候，事业、名誉、利害等等的，实在已经算不得什么了，的的确确可以算做身外之物了，但只要你还活着，这些问题总还是一再萦绕在你的脑际、拂之不去：谣言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有这么强的生命力？眼下它已经像艾滋病一样，成为一种社会的公害了，难道就真的没有什么办法能对它加以有效的治理么？你也许想得更多、更深。譬如，由于你是一位曾经沧桑的老人，而且是一位有文化的、能读书的老人，你也许还想到了谣言同人性的关系，同中国“国民性”的关系，同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同现实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关系，等等。亲爱的——不，敬爱的读者，你所想的这一切都是对的！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啊！促成我写作此书的最大推动力，就是缘自这种想法！同你们一样，我的心情也是异常沉重的啊！这不仅因为我想到了你们，还因为，就在我执笔的此时此刻，一位姑娘的求救声正从窗外的不远处传进我的耳鼓——

宁静：

由于我交友不慎，引来了一场灾难。一年前，我在某娱乐场所与一异性青年相识，并与他谈起了恋爱。



相处中，我发现了他的恶劣品质，便果断地提出与他分手。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我终于摆脱了他的纠缠。谁知这个可恶的家伙从此到处散布谣言，说我是“鸡婆”（淫妇）。

前不久，他通过住在我楼上的一个伯母，在我家附近的早点店和邻居的阿姨中散布这一谣言，挑动几个不明真相的阿姨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我忍无可忍，去妇联寻求帮助。妇联的阿姨找到他住在我楼上的那个伯母，向她陈述了事情的轻重，请她不要再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可这如同捅了马蜂窝一般，每天清晨天还未亮，那些指桑骂槐的声音就从楼上的窗户飘进了我的窗户，使我忍无可忍。尽管妇联的阿姨一再劝告我：别理他们，走自己的路！可我就是咽不下这股恶气：22岁的我，清清白白，凭什么要背负这无端的罪名？！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朋友为我买来了一本《恋爱·婚姻·家庭》，从这本杂志上，我认识了你——宁静姐，请告诉我，我该怎么办？（选自《恋爱·婚姻·家庭》原题为：《面对这难忍的恶意中伤，我该怎么办》



小琳

我不是算命的，也不会卜卦，但我敢推断：这位22岁的小琳姑娘，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等待她的，决不会有好的命运！“宁静”姐并没有告诉她切实可行的方法（这留待第十章详加讨论）。须知：潜伏在姑娘身边的，不是别的，正是那叫人不寒而栗的隐形杀手啊！

提起“杀手”，我们总是很容易想起那些飞檐走壁、杀人越货的蒙面歹徒，很容易想起那种月黑风高、刀光剑影、呼声凄厉和鲜血淋漓的场面；殊不知社会上还广泛存在着



另一种杀手，而且此种杀手的杀人方式又极其巧妙：他们作案的惟一工具是一把软刀子——舌头；他们作案的主要场所是偏僻街巷和不见阳光的角落；他们作案的方式犹如蟑螂夜行——切切嚓嚓、指指戳戳。结果是，杀人不见血，并且很难找到凶手。因此我把此种用谣言杀人的凶手，称作“隐形杀手”。这种隐形杀手欠下人们一笔笔的血债，却是一点也不“隐”、一点也不少啊！



4

据《安徽法制报》载：合肥某中学女教师万某，因与他人恋爱，却遭到男方父母的粗暴干涉。男方母亲诬蔑万某是“女流氓”；万闻讯后，精神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觉得“没脸见人”，无法“为人师表”，便分别于6月6日和7月24日，两次服药自杀，因及时抢救，得以脱险。可男方父母仍不罢休，继续对万某进行恶意诽谤，万某精神受到重创，遂于同年8月1日在安庆投江身亡。

再举个例子吧。据《文荟》《李小萍之死》一文：李小萍是位端庄秀美、心地善良的上海少妇，只是因为力避某人的纠缠，遂遭流言蜚语的攻击：说什么李小萍同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一些不明真相者也对李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散布这谣言的，当然是那个企图纠缠的人；该员还当面辱骂李小萍：“你是什么货色”、“不要面孔，与某人轧姘头”等。更为恶劣的是，该员还以谣言为内容，致函李的丈夫；又以“揭发”为名，给领导交材料，绘声绘色地叙述其“目睹”李小萍与人发生两性关系的经过，又肆意散布这材料；结果，李小萍在要求伸张正义而不可得的情境下，万念俱灰，便在给厂党委写了一封遗书后，服毒自杀于车间的地下室内。

李小萍之死不禁使我想起了阮玲玉之死。阮玲玉是30年代著名的电影名星。她因婚姻事受到当时报纸的诽谤，



于1935年3月间自杀,自杀前曾留下一封遗书,遗书中有“人言可畏”的话。鲁迅先生便特地写了篇《论“人言可畏”》的文章。文章分析说,阮玲玉之所以弄到被谣言所杀,实在是有着她的必然:那些经过大肆渲染的奇异想象的造谣文章,一旦经报端刊角披露出来,对大字不识的村姑野妇倒不打紧,“但对于一个智识者,尤其是对于一个出到社会上去了的女性,却足够使她受伤,更不必说故意张扬,特别渲染的文字了。……(这些)在强者是毫不要紧的,只消一封信,就会有正误或道歉接着登出来,不过无拳无勇如阮玲玉,可就正做了吃苦的材料了,她被额外的画上一脸花,没法洗刷。叫她奋斗吗?她没有机关报,怎么奋斗;有冤无头,有怨无主,和谁奋斗呢?我们又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那么,大概就又知她的以为‘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的以为她的自杀,和新闻记事有关,也是真的。”



尊敬的读者,每次我读到这里,总是心潮起伏,忧愤难平!这一条条人命、这一幕幕惨景,还不够使人触目惊心的么?比起通常的杀手来,这种隐形杀手尤其来得可怕:遭遇上它的人,非死即残;而且不仅身残,心亦残,尤其以心灵受到的创伤最为显著。李建平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这样一位受害者。她是一个普普通通、与世无争的可怜女人。她离过两次婚,生活的道路很是坎坷,一颗心呀,早疲累了,她只“希望人们忘记她,让她和女儿默默地度过一生,她本来就与世无争,最高的要求就是这个世界给她一个安身之地,哪怕给她一个‘蚁穴’……”可就是这点最起码的要求也无法得到满足,因为有些无赖不断地打她的主意、纠缠她,遭拒绝后便散布流言蜚语,不仅信口雌黄,而且说得活灵活现,于是人们信以为真了,相信的惟一依据便是她离过两次婚:“就是她不好,她好还能一次又一次地离婚?”想不开



的李建平实在被流言蜚语搞得招架不住了，于是她想到了死，一天夜里，她打发女儿睡下后，流着眼泪写了一封遗书，又流着眼泪服下了过量的安眠药片……所幸的是，被及时发觉而获救（《一个女人的脚印》，原刊《中国妇女》）。但完全可以料到：可怜的李建平活是活下来了，但她精神上的创伤呢？能够治愈么？能保证她像一般人一样，有着健全的心灵么？杨兰，则是一位被流言致残的又一典型女性。我相信，谁得悉这事情本末的人，谁都会伤恸至极，哪怕他是个铁人，也可能会落下泪来。事情发生在文革时期。杨兰是位很可人意的姑娘，某男打她的主意，并且多次对她耍流氓，杨兰被逼不过，便向有关领导告了他。某男得知后，咬牙切齿地说：“哼，一个姑娘家，我让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他的办法便是利用隐形杀手。于是他向人造谣说：“不是我搞她，而是她勾引我……穿着花裤衩……送上门的肉不吃是傻瓜……”面对这恶毒的诽谤，杨兰被惊呆了，但是除了愤怒和哭泣，她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在谣言面前，几乎人人都信，而杨兰纵是百口莫辩，真的如某男所言，“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蒙冤含垢长达13年的杨兰，虽然在“四人帮”垮台后，由于得到当地妇联的支持而终于洗刷了流言蜚语泼在她身上的污水——市妇产科医院通过生理检查证明她是处女——但她已由一个27岁的大姑娘变成了40岁的老姑娘，双亲也因忧愤交加先后谢世，杨兰自己又经医大一院诊断为患有“强迫神经症”，孤苦伶仃，处境悲惨，正如她在法庭上控诉所言：“十三年来，我活着无法做人，死了也无法做鬼，恶毒的诽谤扼杀了我的青春、幸福，一个普通人应该有的，我无法得到……”（《冤案：一起维护妇女名誉斗争的始末》，刊《时代姐妹》），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通过平素的所见所闻和通过研究大量

材料,我不禁从内心深处生发了一种慨叹:即使从谣言杀人的角度看,做一个女人确实难!做一个漂亮而正派的女人尤难!当代著名女诗人舒婷就承认:“这年(指1980年——引者)春节,恶性诽谤击中猝不及防的我,大年初一我整整哭了一天。”(舒婷:《以忧伤的明亮透彻沉默》,刊《当代文艺探索》创刊号)。浙江女作家姚



云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最使人寒心的是,因为我是37岁的女人,他们以为搞臭女人最好的方法是抓生活上的小辫子,于是多次进行内查外调。我素来自尊心强,洁身自好,任凭怎样污蔑、中伤,我不怕。”(《冲破“左”的“龙门”,刊《文艺情况》)姚云虽“不怕”,却也“寒心”啊!我想起了《红楼梦》里的晴雯。她只因为长得好些,眉眼儿有些像黛玉,便被怀疑成狐狸精,横遭污蔑,直到被打发回家,一病不起,演完了“俏丫环抱屈天风流”的悲剧。听听晴雯临终时的话语,对我们可能不无启发。“(宝玉)一面想,一面流泪问道:‘你有什么说的,趁着没人告诉我。’晴雯呜咽道:‘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已知横竖不过三五日的光景,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的:我虽生的比别人略好些,并没有私情密意勾引你怎样,如何一口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我太不服。……有冤无处诉。’说毕又哭。”晴雯是以“勇”著称的,竟也敌不过隐形杀手的威力,正是16岁的花季,便含冤而逝。痴公子宝玉并不痴,他倒是看出了致死晴雯的凶手的狰狞面目的:“偶遭蛊蜮之谗,遂抱膏肓之疾。……诿谣谰语,出自屏帏;荆







棘蓬榛，蔓延户牖。岂招尤则替，实攘诟而终。既钝幽沉于不尽，复含罔屈于无穷。”宝玉祭晴雯的这篇《芙蓉诔》，是《红楼梦》诗词中是脍炙人口的篇什之一，据我看，也是谣言文化学的一则绝好的材料，但得结合晴雯的整个的悲剧命运，而这命运早在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于“金陵十二钗又副册”中的晴雯判词内获得暗示了：“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毁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当然，晴雯只是个艺术形象，就是说，即使生活中实有其人，而《红楼梦》里的晴雯及其悲剧命运则是经过作家艺术加工的了；但同样无可否认，晴雯的“寿夭多因毁谤生”的悲剧命运又是对我的“谣言杀人，其中尤以女子受害为最”的论断给予了一个高度概括的、强有力的佐证！如果说，从艺术角度看，从文化角度看，晴雯的悲剧同现代的社会生活尚隔着一层的话，那末，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在当代的文学创作里，早已经有人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注意到了谣言对女人的巨大的杀伤力，于是通过艺术虚构的方法加以表现，我指的是楚良的小说《女人国的污染报告》，下面是我的节录——

也许，也许，一万个也许，会把一个女人埋葬。不出三月，了结了的盗窃案变成了桃色案。舆论紧紧地抓住“深更半夜”（准确时间是十点），“祖和不在家”，“孩子哭了”，“公婆吼起来”“报了个盗窃案”，“又说钱没被盗”等要害语言，分析结论为——欲盖弥彰，肯定是桃色案……她已经觉察到人们的眼神、语态的变化，但不知何故。明枪好挡，暗箭难防啊！……“女经理”成了过往人舆论的中心。……“女经理”气得只会哭，一个过于善良的心怎受得这番冲击。她要申辩，谁